

秦寶寶

下

(台灣) 卧龙生

著



秦 宝 宝

下 册

(台湾)卧龙生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陕字第 94001 号

责任编辑:曾宣传

封面设计题字:罗 帆

QIN BAO BAO

秦 宝 宝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七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.5 印张 4 插页 550 千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5000

ISBN 7-224-03491-6/I·801

定价:17.80 元

九

诗曰：

每讶衣冠多盗贼，谁知贼盗有英豪？

试观当日及时雨，千古流传义气高。

一位虚龄才十三的小孩子，通常都还赖在父母怀里撒娇，哪个知道世道阴险，只会整日价同邻居小孩玩耍作乐。

秦宝宝一出生，就和武林中人扯上关系，先是他父母，后有少林寺及“金龙社”，虽然听闻过不少江湖道上狡诈阴狠的事迹，只因心地纯良，都当作神话故事一般，听过就算了，丝毫不放在心上；在郊外林中窃听到许多正派高手为了宝藏想取他性命，却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放手去做，一心想用偷袭企图瞒人耳目，使他愤慨不已，推翻以往的幼稚思想，准备大闹江湖，严惩想陷害他的江湖人物。

但是，一个小孩子想和十多位江湖老油条斗，简直是鸡蛋碰石头，而且他的武功也不怎么高明，加上依赖心重，遇到麻烦事就想推给别人，推不成，至少会找个倒霉鬼来做陪衬，省点麻烦。

最使他得意的理由，就是——打架既累又不斯文，而且未必能解决问题，说不定会招来更多麻烦，所以，他处理事情的方法一向别出新裁，这也有理由——办起事来比较有干劲。

这就是秦宝宝“男子汉大丈夫的新理论”。

侠盗方自如曾蒙秦宝宝赠解药，不但救了他宝贝娘亲一命，而且也保全了声名，对秦宝宝自然十分感激，得知秦宝宝离开卫紫衣的保护，立即尾随在后保护，也知道江湖上有不少财迷心窍之

徒在动宝宝的脑筋，他一面将消息传递给“金龙社”，另一方面更不敢离开宝宝百尺开外。

出了树林子，一路上，秦宝宝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，他也不介意，因为他的感觉告诉他对方不是坏人。宝宝不是那种神经质的人，受到一点刺激，就以为全天下的江湖人都对他怀有企图。

想到自命侠义的江湖高手即将受他愚弄，秦宝宝就脸孕笑意，心情好的很，对于跟踪他的人也就不怎么讨厌。

高兴时就习惯曲起一脚蹦跳行走的秦宝宝，心道：

“最完美的计划若无人协助也成不了事，我正缺少一名助手，找百姓不太好，不如将这份荣誉分享给后面那位仁兄。”

平日没什么机会做好事，对于能慷慨将戏弄正派高手的荣誉与别人共享，秦宝宝感到很自豪，走到一家早餐店，转身唱道：

“跟屁虫，加把劲，快快来，少爷请你吃早点。”

过了半晌，不见有人现身，秦宝宝又大声唱道：

“笑君学鸵鸟，岁头却露尾；现身为友朋，良师和益友。”

对方也不是才疏学浅之辈，沉寂一会，还牙唱道：

“闻君聪敏天骄子，今有谜题予君猜，苟如传言余现身，徒具虚名面不逢；猜余之声龄若何？有难鱼书何不寄？潇洒江湖赤胆行？吾为何人号为何？”

秦宝宝心中如电一闪：

“这声音好熟，他歌中的四句问题分明是有所指，说他自己行迹也暗示我应回去求助，一定是我认识的，潇洒江湖……地，有了。”

听来等于不经过思考就回答道：

“老兄如此刁难我，你惨矣！”

侠盗，侠盗，贪官污吏闻名丧胆，不法富商如见阎王，贫民百姓视若菩萨，方自如方大侠请现身吧！”

“阿阿……”

侠盗方自如只好依言走出来，不住赞道：

“宝宝不愧是瓢把子的爱弟，佩服，佩服！”

“哼！”

秦宝宝知道现在赶他也不会走，刁钻为难一下也无妨，是以故意不理他，转身进入早餐店，要份早点，吃得好不惬意。

方自如明了这小子喜欢捉弄人，聪明的不与他搭讪，也要份早点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不时拿眼偷看，想看宝宝沉不住气的样子。

可惜的很，秦宝宝平常神经迟钝，就算现在有人想砍他的头，他也会叫对方等一下，因为吃饭皇帝大，他少爷想吃的时候谁来打搅均双耳贯通“没听见”，更别谈想看 he 沉不住气的模样以取笑。

方自如三两口就将早餐吃完，先吃的秦宝宝却顶多吃了四分之一，只因他吃一口就以一首儿歌当配菜，虽然歌声清脆悦耳，方自如已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又不愿认输，时时斜眼偷看宝宝吃饭进度。

哼哼唧唧边吃边唱过了半个时辰，秦宝宝才双掌一拍，表示他很快乐，起身就走，帐也不付，店主要拦，宝宝手指方自如笑道：

“一顿饭叨扰这么久真不好意思，我家大人会付你双倍钱。”

不料店主却笑道：

“少爷误会了，老朽是想谢谢你，因为你的歌声非常纯真甜美，吸引了不少客人，使老朽今天可以早点收摊，少爷的钱我不敢收。”

秦宝宝别扭的摸摸小鼻子，笑道：

“真不好意思，一顿饭从开张吃到打烊，还吃免费的。”

店主呵呵笑道：

“少爷是有钱人家公子，这点小事不用介怀。”

眼珠子一转，秦宝宝神态为难，小声道：

“老伯有所不知，小生家规严谨，不许言出不行，方才小生说要付双倍钱就必须做到，老伯还是向那位先生要四份钱。”

店主同情的点点头，小声道：

“他是你家派来监视你的？”

秦宝宝哧哧笑道：

“家中长上怕有人绑架我以勒索钱财，所以派他暗中保护我。”

店主十分同意的直点头，道：

“有道理，有道理，现在坏人很多，小公子要多小心。”

秦宝宝道谢一声，推推店主道：

“老伯快去向他要钱，他如果不给就捉去见官。”

店主奇怪的看他一眼，心想怎么自家人要捉去见官，可能是那位爷时常为难这位少爷，心中愤慨油然而生，不客气的向方自如伸手道：

“你家少爷要你付双倍四份钱。”

方自如早将他们谈话听个分明，头疼的呻吟一声，乖乖的付了四份早点费，懒洋洋的跟着出门，行到门口，报复的丢下一句。“你被那小子骗了还当自己做了好事，可笑！”

他也知道店主不会相信他的话，只是想一吐怨气罢了！

方自如踏出门，抬眼就望见秦宝宝靠在不远一株大槐树上，神态悠闲之极，好像在等待佳人来赴约，却又顽皮的直盯着方自如。

见到宝宝捉狎的笑意，方自如直恨得牙痒痒的，不住后悔不该跟在这小子身后，更懊恼现身和他见面，边走边叹气，对宝宝道：

“瓢把子认你做弟弟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头。”

秦宝宝佯怒道：“你的意思是我一无可取，只会带给大哥麻

烦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！”方自如发现自己最怕宝宝生气，道：

“你很喜欢恶作剧，瓢把子又舍不得骂你、罚你，被你捉弄吃足苦头也不会发怒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魁首，我有点不平。”

秦宝宝面上现出温柔的笑容，轻轻道：

“我很有分寸，不会让大哥在众人面前丢脸。”

他在初升的阳光下笑着，和煦的阳光都似失却了颜色。

方自如本欲一吐胸中怨气，可是一见到宝宝难得出现的温柔笑容，不禁为之呆住，抱怨，不满全抛回老家去了。

只有对三种人，秦宝宝才会不知不觉笑得很温柔，老人，小孩及所爱的人，当然，看得顺眼，顺心是第一要素，奸险的老人和老成的小孩最令他讨厌，反者平民百姓较能得他欢心，使他温柔。

方自如不是上述三种人，也非老百姓，又触犯秦宝宝的大忌——双眼发呆直盯着他看；在他的观念里，只有女人被这样盯着看才是正常的，堂堂男子受到如此待遇，是十分丢脸的。

秦宝宝本待上前教训他，但想到卫紫衣告诫不可辱骂长上之事，只好作罢，气唬唬的往目的地行去，再也不肯理他。

方自如自知失态，一路上不时想道歉，但见秦宝宝鼓着腮帮子在生气，想说的话又一字字的吞回去。

不知为什么，方自如总感到自己在秦宝宝面前无法自在，他的一喜一怒似乎都能带动别人的情绪，平日的潇洒豪迈都派不上用处。

突然——

秦宝宝停下脚步，在大街两排店铺察看，方自如以为他发现敌踪，立即运功待敌，却见宝宝跑进一家糖果店，忙跟了进去，见宝宝在各式各样糖果蜜饯糕饼面前转来转去，才知自己穷紧张了一阵，原来这小子馋虫又发作了，好笑的看着宝宝选了一大盒十

二色糖果蜜饯及一大盒八色细点，而且又把帐留给方自如付。

付了帐出来，方自如发现宝宝不走大道，反向偏僻小路行去，以为他怕敌人追踪，暗自赞许的跟在后头。转了几条街，方自如才感到不对，拥挤的窄小木板屋充斥，什么怪味道都有，很明显来到贫民窟；宝宝一身华服手提礼盒立即吸引了衣衫褴褛的贫民小孩，纷纷跟在后头，方自如这时也十分好奇。

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较大的空地，秦宝宝脸孕笑意的停下脚步，也不管地上脏不脏，屁股就往下一坐，表示他不愿再走了。

贫民小孩均好奇的打量他，却不敢太接近，很明显的贵贱之分使他们怯步，秦宝宝见状即明了他们心思，对他们顽皮的一笑，身子往地上一滚，月白锦衣就和贫民小孩身上的衣服没什么差别了。

秦宝宝又开始演戏，神色凄苦道：

“原来你们都不认得我了，七年前我被卖到戏班，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出生的地方，你们却都讨厌我。”

贫民窟的人口移动大，七年前的事情谁也不会记得，贫民小孩看他说得逼真，均不由自主的坐下来，面露歉意的笑容。

秦宝宝这才笑嘻嘻的打开二大盒零食，贫民小孩同声欢呼，跟宝宝玩起猜谜题、翻花鼓、跳跳猫、眯眼捉小鱼……

高兴得大显神通，秦宝宝玩起魔术来是盖的，小孩全惊叫赞美，更相信他是从戏班来的，才会如此灵活，阿狗的口袋突然多了一块糕饼，一颗蜜饯突然不翼而飞，宝宝小嘴一张，原来在他口中，小孩笑得前仰后俯，暂时将生活的愁苦，没有厚衣御寒的痛苦，一股脑儿丢到臭水沟。尽情欢乐吧！

快乐的曲起左脚蹦蹦跳跳，口中哼着儿歌，秦宝宝出了贫民窟，衣裳也不换，脑袋随歌晃来荡去，简直快发疯了。

方自如心中感慨良深，再也不敢看轻眼前这个小不丁点的孩子。

秦宝宝煞步不走，转身笑道：

“现在我气消了，你跟我身后有什么目的可以说出来了。”

有趣的笑了笑，方自如道：

“若是我不说，你猜得着么？”

秦宝宝刁难不说，道：

“我累了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说。”

方自如叫道：

“刚才玩得发疯都不累，如今走没百步路就累了？”

秦宝宝白眼嗔道：

“玩耍必须花费很多精力你知不知道？我很容易疲倦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累请继续走，反正少爷不想走了。”

方自如按捺住心中怒气，道：

“好，进茶馆休息一阵就走，路上不许再刁难。”

秦宝宝奇怪的看着方自如，道：

“你倒反客为主，走那么快做什么？”

方自如拖他进茶楼，点了龙井和香片，才道：

“喝完茶我就兼程送你回少林寺。”

撇撇嘴，秦宝宝道：

“谁告诉你我要回少林寺？”

方自如一怔，讶异道：

“你若不回少林寺，应该往北走才对呀！”

秦宝宝笑道：

“你跟我后头，目的是想保护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方自如点头道：

“如今江湖上有许多人在打你主意，你还是回去的好。”

“哼！”秦宝宝冷笑道：

“你要我在少林寺或‘金龙社’躲一辈子？你以为他们会就此放弃即将到手的宝藏？况且我根本不打算回去求救。”

怔了怔，方自如叹道：

“你一个人如何斗得过他们一群人。”

秦宝宝笑咪咪的安慰道：

“放心好了，我担保他们不敢动我一根毫毛。”

方自如有点了解宝宝的性子，道：

“我听瓢把子说你向来不爱出手管事，怎么这次反常了？”

对于缺点，秦宝宝一向勇于承认，不介意道：

“我知道他们想害我的事是偷听来的，回去说出来也没用，拿不出真凭实据，正派侠义之士说不定会反咬我一口。”

方自如不以为然道：

“想得到真凭实据对瓢把子来说，简直是易如反掌之事。”

秦宝宝不想说出故意丧失记忆怕回去挨骂，故意道：

“区区小事一件，何用劳动大哥出马。”

言下之意，俨然他本领非凡，恨本不将他们放在眼里，他若知道方自如跟踪了他好一段时日，不知道是什么表情？

方自如轻笑一声，也不点破，道：

“你有什么妙计使他们不敢找你麻烦？”

秦宝宝古怪的一笑，道：

“你答应当我助手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望着宝宝令人可疑的笑容，方自如迟疑道：

“你不会捉弄我吧？”

翻翻白眼，秦宝宝嗔道：

“这时节谁有心情和你玩游戏。”

方自如总觉得不大放心，道：

“不行，你先说出计谋，我再考虑帮不帮你？”

“哼！”秦宝宝心里暗骂：

“贼子的通病，疑神疑鬼，跟他合作无趣得紧。”

起身往桌子丢下一块碎银，秦宝宝出门往南行去。

方自如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怔住，追了上去，问道：

“你上哪儿去？小小年纪就这么刁蛮。”

秦宝宝煞然止步，正视方自如，一字一字道：

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少爷现在要找客棧睡觉，你若再跟在我后头，我就当你是那些伪君子的同党，先拿你开刀，杀鸡儆猴，哏——”送方自如一个鬼脸。

方自如为之气结，好气又好笑：

“大清早住店睡觉！再则你拿我和那些人比，不觉太过分了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！”秦宝宝气咻咻道：

“你怀疑我的好意，更令我生气。”

方自如不禁好奇问道：

“给我添麻烦算是好意？”

“可不是。”秦宝宝自以为理由十分正大。

“瞧你整天游手好闲的晃来荡去，跟在别人后头偷偷摸摸的，我才好心的想把计破群雄奸诈的光荣与你分享，使你有光明正大的表现才能的机会，你居然怀疑我的好意，你说我应不应该生气？”

方自如不住干咳，以压抑想暴笑出来的冲动，他的职业特殊，不时须暗中采探消息，踩盘子，以待夜晚动手，现今被宝宝一歪曲，认识的人了解他形容的虽不好听，实际上是没错，但是，被不认识的人听进耳里，却变成街上的无赖混混不知好歹，错失革新洗面的大好机会，怎不使方自如好笑？

瞪起眼，秦宝宝不悦道：

“你咳个不停是什么意思？需不需我帮你开付帖子？”

方自如深知这小子性子一起，什么都做得出，忙道：

“我身子好得很，只是一时被风呛到。”

明知他说的话是假话，想起卫紫衣的教训，秦宝宝不好逼他

下不了台，只有住口不言，方自如跟在后头不禁笑道：

“难怪少林寺那三名和尚拿你没辙。”

秦宝宝怔住，叫道：

“原来你跟踪了我好一段时日，你也知道我丧失……”

方自如总算出了口气，捉狎道：

“你不愿回去求救的真正理由是什么？”

看宝宝呆住的模样，更进一步戏谑道：

“可怜少林寺和‘金龙社’上下，现在可能为你急得发疯，尤其是瓢把子和悟心大师若知道你戏弄他们，不知作何感想？”

秦宝宝可没那么容易被唬住，撇撇嘴道：

“大和尚叔叔和大哥已经习惯我的胡闹，只会一笑置之。”

方自如哧哧笑道：

“那你又为什么迟疑不敢回去？”

秦宝宝顽皮笑道：

“我想亲手惩罚那些伪君子，借助少林寺大和尚叔叔或‘金龙社’卫紫衣哥哥指挥的力量，三两下就没得玩了。”

方自如贼得很，笑道：

“你一向最怕麻烦，有人替你解决烦恼反而不要？”

秦宝宝精得很，笑道：

“好玩的麻烦例外，况且这次也有人自愿来帮我忙。”

“谁？”方自如随即醒悟道：

“你指我？我可没答应要协助你。”

秦宝宝笑眯了眼，道：

“既不想帮我，何以从茶楼一直跟到这儿来？”

方自如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，辩护道：

“你和瓢把子对我有恩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自然须保护你周全。”

“盗亦有道？”秦宝宝笑道：

“如今我周全的很，你可以请了，我也不需你助我一臂之力了。”

方自如摇头笑道：

“方某做事向来贯彻始终，焉有半途而废之理？定要将你送回少林寺或‘金龙社’瓢把子处，才算对得起老友。”

秦宝宝据实以告：

“我的目标是江西鄱阳湖，让你失望，抱歉的很。”

吃了一惊，方自如道：

“你这不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么？”

秦宝宝已有点不耐烦，道：

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我不走一趟鄱阳湖，这辈子会被人追追杀杀，难有安宁日子好过；闹了半天，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？”

方自如手足无措道：

“我只道你想拉我作说客，回去好说话。”

秦宝宝撇撇嘴道：

“大哥生气你敢劝？大和尚叔叔你很熟？”

方自如自负道：

“以方某在武林中的地位，他们不会不给我面子。”

秦宝宝挑毛病道：

“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先前为何推三阻四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方自如闪了舌头，道：

“你这小鬼花样太多，我自然要防着点。”

“哼！”秦宝宝没心情再闲扯淡，道：

“如今你打算怎么办？愿意和我去江西鄱阳湖么？”

方自如取笑道：

“原来你还是要我当你的保镖，一个人毕竟办不了事。”

秦宝宝嘿嘿冷笑，道：

“愿不愿意任君选择，你帮我，我可以省点事，若是不帮也无

妨，山人自有妙法使那群贼子不敢动我。”

方自如不禁好奇，想一睹他的真本事，笑道：

“看你对自己这般的有信心，使我感到新一脉血轮的可怕，可能无法适应你的做法，所以，嘿，我决定不帮。”

“再见！”

秦宝宝干脆的很，说走就走，丝毫不会为难人。

方自如随口问一句：

“你现在要做什么？”

秦宝宝头也不回的道：

“找家客栈睡觉。”就近走进一家不大不小的客栈。

方自如立在原地，喃喃念道：

“这小子发疯了，大白天睡觉？”随即醒悟，心道：

“我想起来了，宝宝身体不太健康，每天必须睡十个时辰才有精神，昨晚被搅了半夜顶多睡了四个时辰，这一睡至少下午才会醒来，我必须暗中保护才好，可不能让他着了人家道儿，再则一观他这次胡闹的杰作。”

想定了行事方法，方自如也进入“张福客栈”，要了秦宝宝隔壁厢房，探测宝宝确实睡在床上，也自闭目养神以待动静。

闭目睡觉的秦宝宝，心里不痛快之极，遂自问自答：

“可恶的方自如存心想看热闹，你说该不该整整他？”

混蛋宝宝，你不知我累了想睡觉么？

先说清楚再让你睡。

唉，随你啦，整整他也好，反正对计划无损，不过，小心点，别让他察觉到你大哥耳里，少不了又是一顿责骂。

你的意思是赞成我的恶作剧？

不赞成你会放过我么？当初倒霉才会选中你这副躯壳。

哼，得了便宜就卖乖，睡吧，睡饱了才有精神玩。”

时间不留痕迹的过去——

中午，方自如叫了饭菜在房里饱餐一顿，他确定宝宝还没醒来。

又三个时辰过去了，宝宝房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又过了一个时辰，方自如终于忍不住请店小二敲敲宝宝房门，问他要不要吃饭，得到的答案是一声不耐烦的怒吼：“吵死了，少爷明天才想起床。”好梦正甜被吵醒，通常都是这种反应。

“天！”方自如听到店小二的报告，道：

“他真能睡，瓢把子忘了告诉我，他有睡长觉的本事；也不知他是充满自信还是神经迟钝，这时候居然睡得着。”

隔房的秦宝宝早已双眼睁大，他一向没有猪的福气，夜里常会睡不稳，起来玩一玩，累了再回去睡，卫紫衣知道了，就将宝宝睡房隔壁小厅改为游乐间，里面什么玩意儿都有，卫紫衣更不时添购新的玩意儿，塞得满满一间，只容一二人置身其间，夜晚静尚且如此，如今大白天更别想一觉到明天。

实际上，秦宝宝等的就是方自如沉不住气时派人来探问，他大声怒吼表示正在熟睡，以利恶作剧的进行。

慢慢的，轻轻的下床，用棉被叠成有人睡的模样，秦宝宝用脚尖一步步十分小心的走到窗口，一点点的打开窗子，身子一闪，到了门外又缓缓关好窗子，飞也似的出了后院墙。

依旧是沾满泥的月白锦衣，秦宝宝手中多个袋子来到早上曾来的贫民窟，小孩中有人看见他，立即传遍整个贫民窟，一大群小孩将他围住，有的好奇，大胆的则吱吱喳喳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又回来了？

依旧是不算大的空地，秦宝宝示意他们安静，小声道：

“我们团长要我来拜托你们为我们宣传，每人赠送十两银子。”

“十两——”

孩子们立即惊呼，长这么大连铜板都很少摸过，更别谈银子，

何况一摸就十两银子，怎不使他们兴奋不已——

“十两吔，可以买好多好多甜豆。”

“土蛋，可以买白米和猪肉，这才棒。”

“我爹也有钱医病了。”

“我娘会带我回外公家。”

“……”

秦宝宝觉得他们可爱极了，容易满足的人通常均比较幸福。

好半晌，小孩们总算才安静下来，秦宝宝这才笑道：

“宣传的方法很特殊，我教你们唱一首歌，你们就在街上边逛边哼，教别人唱最好，总之，传得愈广愈好，我们才有生意做。”

一个十五六岁的高个儿，可能是小孩头目，站出来道：

“你们戏班在哪儿表演？”

秦宝宝笑道：

“团长说必须等宣传广了才决定，可以一举轰动全城。”

小孩头目搔搔耳根，道：

“你真的会给我们钱啊？”

“当然！”秦宝宝晃着提袋，道：

“等你们将歌学熟了，我立刻分给你们。”

小孩头目有点小聪明，道：

“我们必须唱多久才算回报你们，我爹说不能不劳而获。”

秦宝宝沉吟道：

“你有把握使二十个人记住歌词的意思，不管老的、少的，只要是住在街上的人都算，这样办得到么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小孩齐声大喊，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是不会错的。

秦宝宝笑着开始唱出自编的歪歌：

“天上星多月不明，地上石多路不平，海上鱼多水不清，贪财人多分不匀；欧阳必群姜白头，十四英雄发财梦，辟水犀角破鄙